



張良御集

序引論跋時務



題海房集



柳州名將沈希儀、荆川曾爲叙功狀、淖泥陷馬標、弩交
挑鏡、彀弓避刀仗、摹寫矯捷、頃刻間、追殺苗、猺、神采旺、
此事距今二百年、睥睨班馬、森相向、靜坐讀其經義文、
褒衣博帶、何循循、譬之千歲出土玉、縝密以粟、仍溫淳、
能教孔孟開生面、鴛鴦繡出藏針線、南陽呂子嘆其古、
追魂攝魄行風雨、二體兼擅人所難、首鼠逡巡持兩端、
時文偏摹古文崛、古文却帶時文駸、不圖吾家老名士、
艱辛煅煉能如此、散帙裝戎恨十

冷然與我心膽同、口吟手指真驩

論短長

貴人今已歸故里、臘底衝寒定北歸、當令蔚石邀追隨、
昨已破慳買硃定、當爲評注相諏咨、我作此詩當小序、
將鬢笑語君應知、

康熙甲午十月二十四日山東僖兄謙宜書于雅有園
之煖室



序

予蓋深恨吾友爾礪之窮老不遇也、而獨喜其多賢
子孫、夫張氏多才無遠邇、愚智皆知之、而予以識路
之老馬、與君家實世通遊好、而尤有以窺其家學、爾
彌爲文擅、眉山父子之勝、敬修雖纂、組古博變化無
方、而胚胎於昌黎柳州者居多、至良御則一以歐曾
爲宗、而力追歸太僕、總之師承六家、不媿唐宋作者、
然至其所獨造、亦各有自得、雖祖孫父子、不必其如
出一手也、良御於文、旣遠取震川、

明復近稟晚

邨遇詆排呂氏者輒抗顏而與之爭。子方之衛其
父兄故持論是當一軌於正予數與之言知其胸中
必無膏肓之疾其自信過銳至欲鎖支祁之足而登
日觀之頭雖予亦不欲撻其鋒也記予躑躅少年場
左提右挈不過二三兄弟予與詞臣幸着一鞭而爾
弼竟投老諸生竊嘆科名何足重輕今兩公者皆古
人而予亦冉冉乎其將老矣而敬修良御亦屢不得
志於場屋然且有撻而擠之者獨能皆以古文名世
爲時聞人無忝先烈豈不賢歟予大兒爲良御婦翁
早奪於天今之晚出要爲有知者賢父子其尙爲言
夙好相底於成使人謂張陸兩家世以文字爲鼓吹
詎不甚善而況重之以媼姪見者譽浮洗馬適使樂
家兒子含笑地下哉他日君家三世集成自有能知
定其文者夫詩文之難予則何至爲諛詞也夫雙虹
老人陸舜題

序

歲丙子予來江寧寓龔孝水樓上有欵門而至者相見道姓名則泰州張良御也爲示以所作依歸草予與孝水覽其文心竒之曰何其似歸熙甫也尋一往返卒卒別去不相見者凡四五年予再至江寧於戊子自夏忠集中見所加硃墨評跋往往牽連予姓名再三致悅愛之意則良御筆也又得所評天傭子集服其表章前達意甚善屬有癸壬錄之編乃作艾御史傳寄良御久之未有還報一夕予訪友長恩寺前

忽一人立道傍熟視予良久予不自覺其人忽大言曰君非朱字綠耶予乍聞呼者還視不能識曰子誰也其人笑曰字綠乃不識我耶姑與君揖因自通曰我張子遽曰豈良御耶何爲至此曰予冒風濤爲君走五百里而君乃不能識以我之於君則君爲何如也遂大笑狂喜抵其寓買酒飲至丙夜送予步月還蓋良御與予別已久又昔之日相識淺然良御乃時時藏予胸中又冒險遠來相就此誼殊非世人所有見者以此遇爲甚奇而予益以此大奇良御也嗚呼

文章之士天下多有而仗氣節扶植倫紀以直諫信義之集求申於當今之世顧不難哉夫天柱地維所以立而不傾者恃人之氣與性有以維繫之耳至發而爲文必探天地之心明帝王之制具古今之變濟道德之窮而後可以歷久而不做若區區于波瀾意態間求之則其說未矣古之君子務養其德於溫厚和平而洞察乎天地萬物其文無苟作作則天下終必賴之要其人固已千古不待其文之傳也予初竊以良御文人耳今乃知良御之篤于人倫無險阻遠

近、勇于一往而必求遂其志、以予之不才而悅愛且如此、况勝予者乎、以朋友爲五倫之末而脆摯且如此、况重於朋友者乎、良御心折熙甫、故名其集曰依歸、乃熙甫言、孟子不見荀卿爲可恨、而與唐應惠王遺思同時、彼此落落、道思竟若不相知者、亦可怪也、然熙甫與王元美同郡、始以道不同而互相譏焉、則多交一不相知之人、不如其已、向使良御不先下交予、或亦覲面而失良御、然又使予與良御同鄉邑、斷不至如熙甫元美之違於始而合于終也、依歸草之可傳、讀者具知之、予故不復論爲奇、良御之氣與性之足以厚天下之人、倫而知其可進于仁義之藹如也、屬良御二刻、又成于是、述良御交予之故爲序、其簡編使天下知良御之爲人、不徒以文章自見而已也、宿松同學弟朱書。

序佳。○荆川遵岩登第在前、震川成進士最後、及古文出名、時唐已爲鳳陽巡撫、昔兵禦倭、今不相當、王時已歿、故不得相交耳。

總論

良御與熙甫神會時杯茗款接舉熙甫之文沉吟數
 過低回留連之際令人有無窮之想一如河南當日
 之所為說詩者故其所自為文盡破王李之陋無所
 謂佶偈聱牙者雖諺語常稱隨手變化取其達意而
 止又善往復馳騁嗚咽跌宕之氣寓于紆徐委備之
 中宛然一熙甫矣

薛奇芳
方平

古文一道天下雖大寥寥無人易堂往矣繼起樹幟
 者非良御而誰

閔麟嗣
賓連

依歸草中文字雅韻精思可與震川先生并驅餘子不足數也。宋實穎既庭下同

依歸草全乎八家之體製力洗王李之陋真韓歐復出也。

良御古文惜墨如金妙有矜貴之氣其詩歌制義亦

然。黃雲仙裳

依歸草深得古人機法。戊夕十一二月

依歸草推排一切逸氣橫空先兄稱為天生巨手近

代所希者也。王熹儒歙州

依歸草龍門昌黎心髓具在。余儀曾羽尊

近代如君指不多屈。孫琮執升

依歸草頓宕多逸氣佳者昌黎永叔不能過。李必恒北岳下

同

今之攻良御者讐良御者也若便以攻良御勾當一生其尊吾良御也至矣奚其辨

依歸草好處甚多高出魏侯諸公上

細讀忠貞叅軍諸傳不得不以一代史才相讓其餘論著要得廬陵之腴非近手所能頡頏也。繆沅湘芷

依歸草叙事好又有斷制真文陣之雄師古道之砥

柱也

朱書
字綠

薛孝穆依歸集亦順理成章然怎生及得良御所謂

禾若髯之軼倫超群也

沈默
興之

書經我眼自用我見處評之周旋作者便不是道義上

事康熙甲午十月二十一日稚松菴心如此

依歸草目錄

揚州張符驤良御著



卷一 考傳

魏國公世系考

吳王張士誠傳

練忠貞公傳

咸叅軍傳

卷二 傳

徐胤文傳

許義人傳

白雲山人傳

滄浪水濞傳

囂囂和尚傳

項職方傳

仲猷公傳少

張襄壯侯傳

卷三 傳

雷艾陵傳

郭海若傳

雪鴻先生傳

何鐵傳

慕正子傳

陸游社傳

韓節婦向烈女傳

范袁二節婦傳

龔項二節婦傳

陳烈婦傳

卷四 傳

海烈婦傳

徐烈婦傳

江節婦傳

韓烈婦傳

崔節婦傳

劉烈婦傳

蔡孝女傳

王烈女傳

吳蘭紉傳

卷五 記

繆節婦待旌記

亳州王貞女記

李氏二女子雙節記

曹氏女子貞節記

泗州林氏三婦記

徐氏三節婦記

卷六 記

李烈婦行狀後記

李登雲尋母記

關壯繆侯廟碑記

自強堂後記

越遊圖記

清響園泛舟記

仇十洲畫記

卷七 狀志表銘

呂晚村先生事狀

縉雲訓導許先生行狀

陸少君行畧

萊陽姜仲子生壙志

提督浙江學政陸公神道碑銘

汪處士墓表

二張先生阡表

卷八 墓誌銘

碩甫府君墓誌銘

江處士墓誌銘

太學生陳公墓誌銘

盧恒齋墓誌銘

吳節婦墓誌銘

吳夫人墓誌銘

程式敬碑陰

陳孝女墓碣

顓孫壙志

卷九 序

徐氏族譜序

錢孝廉年譜序

天傭子集序

庚辰元稿序

詩經文選序

四科詩義序

依歸草初刻自序

青囊再出序

卷十 序

古今類奇序

袁天授集序

戎二月集序

汪生集序

兄漢乘集序

朱字綠集序

劉孺顏詩詞序

倚雲草序

卷十一 序

木蓮花詩序

王西齋詩序

陸耆卿詩序

俞其武詩序

柳亭詩序

後一夕感興詩序

贈繆湘芷序

卷十二 序引

送李民先序

送如皋周侯序

陸節母壽序

趙太孺人壽序

負母壽序

募修廣福壽序

何求老人殘詩引

涉江草引

卷十三 論

宋高宗論

范增論

原生

貞節論

七出論

斬丘木之罪議

卷十四 書跋說

書陸蓮菴碑後

書陳孝子傳後

書石節婦傳後

書許氏遺訓後

跋存善府君墓誌銘

跋陸夫人自序

書周尼事

募人賑粥說

卷十五 時務

闕

封事

策問一

策問二

策問三

策問四

策問五

卷十六 書

與范令則書

再與范令則書

寄李樗公師書

與薛方平書

與宋汝吉書

卷十七 書

與呂無黨書

復陳大始書

再復陳大始書

上太守書

卷十八 書祭文啓

復白楚惟書

與范教授書

與許進士書

復吳蔚園書

祭石太孺人文

祭范封翁文

祭妻嫂文

祭許太史文

祭先府君文

內人生日詩啓

代朱雲乞言啓

依歸草卷一

揚州張符驥良御著



魏國公世系考

魏國公徐達字國顯從明太祖起滁陽定天下功最
 高卒贈中山王配夫人賈氏謝氏生四子長輝祖次
 添福次增壽次膺緒女爲燕王棣妃中山王卽世輝
 祖當襲封魏國公遭燕王之亂增壽以黨燕伏誅燕
 王旣篡位卽追贈增壽爲定國公子景昌嗣爵歷顯
 忠寧世英光祚延德文璧廷輔凡九世國除輝祖心

目 註曰法、帶、敘、定、國、畧

二句是綱

在帝室燕王欲殺之者數矣○以下序魏國詳以外戚故得免斃于獄

久之始追諡忠貞仍贈其子欽國封而立欽之子顯

宗顯宗卒無子弟承宗立是為忠肅承宗生備卒諡

莊靖備生璧奎未立追諡愍嫡孫鵬舉嗣立鵬舉生

邦瑞邦瑞生維志維志生弘基弘基生久爵自久爵

以上十世十一公皆襲魏國明公久爵降清世皆

疑輝祖增壽賢奸錯出殃慶無常而不知中山王之

功高食報剖符二國不為過也添福為勳尉無聞膺

緒為都督僉事世襲錦衣衛千戶其六世孫國全以

安攘科狀元任遼東都司殉難贈指揮使為無愧于

中山之世魏國既詳其世系又及其坊與當中山王時賜第京師仍建坊曰大功太

祖御書特旌之其所以賚勞臣者至矣金川失守開

國勳舊誅鋤殆盡而魏國獨有天幸焉浴至弘光大

姓既改而世族隨之予往來舊京問所謂賜第者化

而為藩署矣大功坊析而為薪矣見其遺藁伏處委

巷中談先朝已事為之嗚咽然當明之將亾也諸陵

松栢蕩為寒烟已不能發焦桐之泣區區一賜坊又

何救也蓋予考魏公世系而憮然有無窮之感焉

平平序次中自覺寄慨深長可與歐公五代史論
並讀瞿濟川

語不涉已若不堪憂寄悲涼于言外此最文家高
致也陸圃玉

言無出色人湊筆口鵬舉飾弄仙好也文士
游宜一描画

吳王張士誠傳

張士誠者白駒場亭民也為鹽場綱司牙儉輕財好
施人皆歸之時元政不綱民愁苦思亂所在擁眾為
敵國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士誠不得用。此例因亂起兵攻海陵縣

下之殺叅政趙璉分兵破興化縣遂據高郵擊左丞

僕起兵後即以天祐紀年稱王以己名為王哲篤走之自稱誠王國號周建元天祐淮南行省

使知府李齊招降王不從齊抗辭不屈被殺六月行

省平章福壽督兵與王戰不克天祐二年六月王遣

將徇揚州與達識帖睦迺戰敗之遂下盱眙及泗州

李自成張獻忠皆竊國僭號儼然人主然燕蜀不以為君米脂膏施二縣不以為人傑也自古爭裂之世力不能相戒則為敵國三季南北朝五代是也力能戒之則為偽邦唐太宗之於王世克實建德劉黑闥是也皆載在朱

子經曰人無異

詞士誠元之教

賊明之俘囚

不得稱王典

洪武抗衡明

己且偽據平

江非能恩及

三吳即從寬

惠亦足縱弛

致敗之根何

功于秦州而念

之不忘即以項

羽相方彼倡義

滅秦以救天下

士誠不過喜

亂掠殺而已

再如稱我之

失肇自史公

魯受封天子

吳是雖封且

孔子世受魯

國養育故我

之史公先人豈

其偏居列國

而一槩稱我此

學春秋而夫

于濫者足戒

不足法也良御

為立傳既非

表微又非報

九月元右丞相脫脫總諸軍擊王王與戰不利會脫

脫以讒去王軍復振四年二月王遣弟士德徇下平

江以為隆平府徙都之遂取湖州松江常州諸路部

將張茂先謀畔伏誅七月破杭州殺元平章左答納

失里走達識帖睦迺達識帖睦迺以苗帥楊完者還

擊敗王師復其城當是時小明王稱帝於亳州天完

主僭號於漢陽明太祖起金陵卒并有天下而是時

猶奉小明王正朔忌王之強八月遣其將徐達侵我

常州士德迎戰遇伏馬蹶被執太祖大喜曰士德勇

畧過人為謀主今成禽張氏不足定矣士德竟餓死

十月主弟士信復敗兵於舊館乃致書太祖願歲輸

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以平太祖復

書多媢詞王怒益兵圍徐達於牛塘會明援兵至殺

我將張德王復遣呂珍督兵固守食盡五年二月珍

引退遂陷我常州明將耿炳文復陷我長興五月復

取我泰興六月明將常遇春吳良復侵我江陰王軍

於秦望山以拒之會大風雨王師潰走保馬馱沙又

敗王既數為太祖所窘南攻嘉興又敗於楊完者乃

德徒以桑梓之故鄭重言之此好事之舉豈史家正論詳其推許似不然洪武他且勿論即用蔡葉一班人害及良善可知其典用李劉宗章者何如即欲記事削王祚名詳具所以

苟治敗壞示戒于千秋可也

約降於元上誠自此達識帖睦爾幸其降遂承制拜王太尉以

士信為樞密同知元年號稱太尉譏王也元至正十八年二月明將桑世傑

復來侵州判朱錠擊殺之三月太尉率苗獠攻其嚴

州不克又稱王四月遣兵爭常州不克又戰於福山港大敗

九月殺楊完者遂取杭州進據嘉興十月師圍常州

不克明將徐達遂陷我宜興復戰於太湖禽其將廖

永安十九年正月兵敗於諸暨州又敗於閑林寨二

月徇嚴州不克又大敗於江陰四月復常州不克又

敗於胥口五月取鎮江部將鄧忠以城叛降於明九

月朝廷賜太尉龍衣御酒徵海運糧太尉輸粟十一

萬石十月遣兵復常州不克二十年三月天完將陳

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而自立使人約太尉同舉兵下

金陵明將多以王地肥饒爭勸太祖先謀我劉基獨

曰張氏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必先伐

陳氏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太尉果不與友

諒合從太祖是以得誘破友諒於盧龍山又擊殺之

於鄱陽湖太祖用是益輕王曰天下不足慮矣二十

一年十月司法李伯昇復長興不克二十二年三月

○事○不○入○本○傳○而○開○條○成○敗○只○合○用○簡○

○筆○括○之○

同僉呂珍圍諸全不克二十三年二月呂珍攻殺劉

福通於安豐四月明將謝再興以諸暨來歸初誠王

、着、眼

雖降元受封爲太尉而城池甲兵錢穀仍自擁如故

字法

至是使人諷朝廷求爲真王不得請七月遂自立爲

吳王以士信爲丞相卽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猶遣

官徵糧而王不復予元東南海運自是遂絕改至正

二十三年爲吳王元年吳二年十月丞相士信圍長

興不克三年二月將軍李伯昇攻諸全新城大敗十

月徐達常遇春侵我海陵王恐失海陵遣兵駐范蔡

港爲疑兵太祖知其詐乃謂達曰敵猶豫不派上流

吾料其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徘徊自老無能爲也乘

了海陵

其怠慢破之必矣是月遂陷海陵城屠之副樞夏思

恭院判張世俊退保新城與戰不克被禽太祖以海

了高郵

陵縣爲泰州四年三月復陷我高郵四月侵我淮安

梅思祖以所部叛八月復敗王師於太湖於是太祖

謂其下曰比歲出師奄有兩淮今往取浙西諸郡吾

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勿侵毀其墓九月陷我德

清趨湖州丞相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王

復遣平章徐義以赤龍船親軍搏戰不利呂珍朱暹

以舊館畔李伯昇張天麒以湖州畔復陷我嘉興潘

了杭州

了湖州

了嘉興

原明以杭州反遂失紹興路十一月徐達等進逼姑

蘇王師拒戰於尹山橋不利又敗績於鮑魚口達遂

築長圍攻城架木塔高與城中浮圖齊築敵樓三層

下瞰城中又設囊陽礮擊城城壞隨塞之備禦甚嚴

擊殺其指揮茅成達分兵陷太倉崑山崇明嘉定朱

顯忠以松江畔五年二月王遣兵擊殺其將俞通海

六月王親勒兵突圍撼常遇春營戰於北濠良久未

決遇春裨將王弼揮鐵騎殊死戰王軍小却遇春復

乘之遂敗王走馬驚墮沙湓潭幾不救輿入城士信

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未及嘗而飛礮碎其首王

收合餘燼背城百戰所殺傷畧相當而外圍益急時

無錫莫天祐爲王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泗天祐遣間

至王所爲達所擒反爲敵用敵益知城中虛實益盡

銳攻城九月城陷王夫人劉氏盡室自焚王距戶自

經未殊畔將李伯昇抱解之達遂致王金陵王在舟

中閉日不食比至太祖欲全之王曰吾不忍見此不

本作...
別火...物之

李自...
金星之謀不
復屠城難道
算他仁以乎

義之人卒投縲死實至正二十七年也。有二子蘇見人

王有遺愛于蘇

總發

匿之以免。王起兵以來多用弟士德及左丞史椿謀

後士德為虜。椿以畔誅。王委政士信。士信好酒色。用

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國。習為諂佞。王業遂

衰。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

西風起，乾別太祖聞之曰：我諸事經心，且被人欺。張

九四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瞞者。吾立見其

敗矣。王地廣國富，而將相皆怵怯庸鄙，無遠畧。介金

陵湖廣兩強敵間，一投足左右，即分輕重。而王既不

附江左，又不助陳氏，使太祖坐大。遂梟勁漢，而國亦

隨之。與太祖爭天下，小大數百戰，皆在毘陵。長興之

壤為我，故有地未嘗先發一兵，侵暴鄰邑。為政寬簡，

吳人愛之。有肖其像而祀之者。城困三載，民皆為王

死守無畔志。太祖使人徇於城下，父老荷戈答曰：吾

糠粃猶足支數年，豈降汝乎。太祖怒，既并有天下，是

以讐蘇人，以區區吳中責令半天下財賦。明亡有客

姑蘇者，王示之夢曰：我思返故鄉，客求得其像，載以

歸奉於州之八蜡廟。張子曰：予讀有明一代之史，其

大義不明

臣子誇大本朝。率以寇待吳王。予蓋成王之爲列國也。方王未降時。雖元不得稱一王之制。以臨之王。又非朱氏之叛臣也。予海陵人。爲王起兵舊地。至今三百餘年。城南隅一帶。煙火稀少。長老爲予言。此常平章血刃處也。嗟乎。英雄舉事。敗則爲寇。亦有幸有不幸也夫。桀犬豈可爲乎。

前後書法不同。及中間蒙繞結束處。皆子長之遺則。震川所云。僕於史法有所窺者也。惜起吳二年。至亡國。皆沿明史之陋。序事欠精。米變化耳。

○○○○

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縣三洲人也。父伯尚。

洪武初。辟起居注。以直言謫廣德州同知。稍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時子寧年十二。嫡母郭鞠之。稍長。遊于庠。與金幼孜友。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爲良臣。吾當爲忠臣。太祖十八年。對策。極言近日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登進士及第。授修撰。以母喪去。服除。復爲翰林。建文帝立。拜吏部左侍郎。

翰林是署名
非官名世多

不察
書法是

是

是

是

遷左副都御史尋又改御史大夫燕王書樹反李景隆
 兵敗走還子寧執景隆于朝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
 大呼曰敗陛下大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
 奸請先伏誅燕師渡淮長史蕭用道紀善周是修上
 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用事者皆詬兩人子寧止之
 曰國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沮燕王既篡
 位指揮劉傑縛子寧至語不遜則斷其舌曰吾欲效
 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曰成王安
 在此學先生易安字為何字遂磔于市宗族論死者百五十一人姻黨戍邊徼

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幸免後習禮得官恒為鄉

人所持楊榮以聞燕王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

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三洲故隸新淦又

隸峽江子寧之死也祖父墳墓皆被掘有二子任忠

去為秦州梁梁場人仁善變姓名亾命德興四傳如

經中正德五年鄉試時值禁解始復姓築宮以祀子

寧又三傳學頤學碩先後反于淦而先是子寧未有

子以弟德興之子濟廉為亾子濟廉逃之長樂改姓

東氏八傳綺歸峽峽亦有祠淦之人士譁曰公吾淦

却御史於法
應謚又其本
朝忠烈私謚
不妨他人不
得接例

人也何與于峽至為書詬之峽不為變子寧有女瓊

瓊沒入時甚少免死北流洪熙元年放還贅陳用昌

淦令為立練少女戶瓊海王佐編其遺文為金川玉

屑集鄉人私謚子寧曰忠貞公張子曰成祖之惡極

矣逐其君篡其位而又懟其亾國之大夫跡其淫刑

以逞天下忠憤所積至于無天可籲斯亦世運之百

六也然而人心不死俎豆所在以為榮名而爭之而

成祖則儼然叛逆也由是言之可惡莫甚于族而義

之所在有不去也可欲莫甚于為天子而義之所不

在有不處也綱目不明大亂之道也

傳一練子寧說得忠肝捧日文皇米冷真紫陽之

筆也明之綱目非張子其孰能修之方宗子

康熙丙寅予客蘭州於古寺遇一老父年九十自言

為練都憲少子後遇難時一門生匿之遠遁永樂末

遇赦潛歸為讐所告免死充蘭州軍子孫繁衍萬曆

中成進士者數人皆祀學宮明日送抄譜四五頁斷

爛不成次第當時不曾寫存盡失其名記以相參此

所見也甲午十月廿七日記

孫月峯好以淨字評史記人多不解鐵經百鍊浮屠亦
無此方是淨此文似之

咸叅軍傳

咸叅軍者名默字大咸山陽縣人也少補諸生負氣

節用邊才薦為左懋第叅軍先是崇禎末懋第奉使

察覈左良玉軍未報命而北京陷弘光襲位懋第請

往哭寢園通盟好默以執事從既至燕懋第辭氣不

撓因留不遣江南尋入版圖所在嚴薙髮令懋第從

事副將艾大選率先應詔懋第怒答之且曰若忍為

不義屈吾寧頭可斷髮不可斷也大選愧憤自殺懋

第遂論死菜市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

吾膠高相公
弘圖薦之非
自請也左公嘗
為江防巡撫

李云一段是主

字蘿石

米脂人

字庸齋

徽州人

只是怕死耳
忠臣豈顧尸
骸不憂亦可

佐主廷佐守備劉統皆同日就刑于時默慷慨流涕
曰不有死者何以報國不有生者何以報公乃負懋
第骸骨葬之萊陽又歸葬用極于崑山皆哭之成禮
一斌以下四人爲埋屍燕山潛誌之默既没人莫知
其處嘗稱前欽天監掌印戴圓之言曰堪輿之道皎
乎若日月之鑑但哲人不世出故大事委之野師加
以旁谿邪徑者叅其間愈久而愈失其真而默尤諄
復發明歲差之理李一云一段是帶說以爲羅經之上列者周天星宿度
數故行地理者必談天文蓋天包乎地有由然也自

宋迄今曆法又五變矣以斗星論前此統天開禧會
天授時或二十二三度不等今時憲曆二十八宿何
以轉度也日月金木水火土炁字羅計爲七政四餘
今時憲曆何以不載炁星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今時憲曆何以少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日
有百刻以十五分爲一刻今時憲曆何以日少四刻
也惟歲差也不知歲差則星度次舍何由而定何由
而法變曜造命何由而識天象地形何由而得時刻
之準哉前代星宿位置與本朝不合而曆日神煞

謝舉羽哭文
文山者

秀才白眉中史
書樣于太多才
見个八便以某
樣許之此正是
粗如風水焉

上龍市帶刀
必封侯不知尖
者名牙刀殺武
貴禿者為屠刀
出屠戶毫釐
之差誤人不淺
論人者審之曰
此君說地理故
以為喻

又相反其羅經已不可用于今日而猶然聽村師曲
說將無皮無骨之通書東扯西曳其為終天之恨亦
不可追矣晚托業青鳥苾鞋所至人有識之者曰故

叅軍辛未秋驤始識默于淮陰讀默所作哭萊陽詩

以為此臯羽之徒也自是數往來海鄉相與抵掌易

代時事默言南中爭王之明時已親在燕都知烈皇

之無血亂亦已决矣而廟算之巧欲與敵國之人

心故與之以成方遂使自為瑕釁而奸臣不察區區

用雋不疑之故智何其愚也而至今稗乘猶指此為

弘光罪知赧皇之目瞋乎驤過不自料竊有志勝朝

之史方賴默以為文獻之徵默死而東南之遺老于

是乎盡矣默又言三百年之天下時文壞之嗚呼豈

不然乎

往余遊燕市購得叅軍北使始末一書知其胸中

壘塊千年不肯平也得此縛叅軍為不死矣

末段文字正使熙甫挾册朗誦至五十餘徧沉吟

諷咏猶有餘味 宋既庭

前半序事極合史體入後忽開異境鬱勃淋漓六



P1-P5

一公學馬遷尙少此段神致李北岳

參軍存日極愛予郭海若傳嘗讀至末幅用另發處而曰此處不枉下張子曰三字今忽忽遂為參軍立傳幅短緒長罣漏不少然九原有知其不增西臺之慟乎

尚不如田橫二客說甚天文地既不成豪俠又不甘凡庸此所謂不魁魁之物南人錯認此曹為逸民誤已三魏準此

○白雲山人傳

白雲山人張怡一名遺初名鹿徵字瑤星江寧人故

知是舊家人物

明諸生也父可大以武科歷任至登萊總兵官東人

張山來云此事即戎首也以山人而遙執朝權言

賴之會經略袁崇煥用豎儒陳繼儒言矯詔殺島帥

之輒為髮指

予某人之極真不救附和

毛文龍邊卒叛可大急趨登州為城守計而撫軍某

失實詳後評

又中敵間城垂陷可大力不支乃正衣冠登雉樓北

向再拜曰臣受邊海重寄不能輯寧二郡以有今日

無面目見陛下遂投繯歿有二妾手及之事聞以卹

予怡錦衣千戶甲申寇陷京師逼怡降怡忿然曰吾

父子受國厚恩，恨不能滅汝以報先帝。何云降也？賊帥怒械之歸，不食求死，賊黨義之。匿怡復壁中，乘間使逸去。國亡變姓名入山，閉戶著書，自號白雲山人。當事高其節，數招之不往。及造廬道，殷勤至再三，終不得見。卒之日，年八十八。相知遺以櫬材，絕良，怡不肯受，曰：吾焉用此？且先皇帝柳棺三寸，先將軍藁葬孤城。君父尚然，況臣子乎？誠子易棺而沒。張子曰：明之亡也，封疆死事之臣，所在僅有將軍，可不謂烈歟？有子山人，位不過千戶，徒以君父之故，幽悲沉痛，草衣木食，于鍾山之陰，越五十二年以死。至于附身而不敢有其良悲哉。

寫山人父子不屈處，面而如生，結歸到山人傷心事，令讀者一片血淚。

予據表忠錄，孔有德、維毛文龍、小校其反，本不為故帥報仇。兵部調援大凌河，惟怯不前，沿路縱擄掠，恐被提問而叛，歸登州，故多遼人為內應。張可大既不敵，迎戰又不能防，奸城破，自縊。乃庸將之最不堪者，不得以粹而死，許為忠烈，大約做明文字要覈。

實不可輕以美名假人。恐為識者所笑。論語不許子
父及陳文子為仁。難道聖人不忠厚。只為這分寸差
不得。瑤星不仕。自好。故取之。

毛文龍晚節驕橫。敢上疏詆京察。不平安。自薦劾。故
內閣授意崇煥。殺之。侶傳眉公索復。貂不得。而騰謗
被害皆妄也。

滄浪水樵傳

戴云混濛而人
滄浪水樵者。逸其名。父為隆武顯官。與鄭芝隆不協。

仰藥死。水樵傷父死。國事易代。後不求聞達。惟以名

山水自娛。五嶽四瀆。遊踪幾徧。貝勒王初定七閩。下

教錄。用故明大臣子弟。水樵不出。則使索之。山中水

樵蓬首披麻。出見使者。曰。哀哉。天平奈何。儼然衰經

之中。而覲顏衣錦臨民者乎。使者感動。終喪後。屢辟

不起。或徵其辭。水樵慷慨出涕。曰。吾極知興朝用

人不次。無論憑藉先人餘蔭。足以坐致通顯。即令某

稽史吾友大村之父也

提三寸管與諸少年角亦未必不博一第今已矣自
○戴○云○人○情○天○理○語○洞○然○言○之○何○碍○
吾考逆泝而上世為公國師保受恩深重非他族比
○不○用○成○句○更○高○
也已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生子不令就試但知書
識字諳于大義而已寧海張子聞而高之欲邀與語
木樵囂然鼓枻滄浪而去○或曰此○前○孝○廉○與○化○李○季○
子也○沈○云○另○起○波○瀾○作○結○是○史○公○逸○處○所○以○不○更○作○贊○
及顧叔向何元長過雷伯籲約同死伯籲曰死不易
言也吾輩皆有親在惟矢不仕而已後諸君子果不
食其言○戴○云○到○底○混○濛○不○定○若季子者其在三李伯仲之間耶

中段光芒有日星河嶽之槩杜于皇痛罵三台八
座之子孫只為渠輩不見此理沈緝之

叙次得古文書法隱現之妙末段襯發倍有精彩

戊二月

不斥言李季子傳而以滄浪水樵立題又隱現其
姓字者以生傳為不當為且如此布置或見別也
而儉父妄塗抹之何哉

不任一節太冷淡

既做和尚已與
君親斷絕又要
死節已是名心
不化又偏人死節
更為過情

等人偏着死
節此只算完
魂

囂囂和尚傳

囂囂和尚金陵人少有至性事二親盡色養既長善

屬文補博士弟子員天啓間知天下將亂乃絕意仕

進棄家為僧結茅天闕山中種芋自給號囂囂和尚

云與郡紳某為方外交某屏居林下不交一人獨時

與囂囂棹舴舺往來江上飲酒賦詩為樂甲申思宗

殉社稷囂囂聞變仰天長號趨告某曰國破君亡大

變也相公受國恩厚義當死某欲入囂囂厲色曰死

即死耳毋庸入也某日請與妻子別囂囂大慟曰嗟

一相公一夫人
一僧同縊同埋
不成模樣

乎○天○乎○為○人○臣○者○國○爾○忘○身○奈○何○有○妻○子○哉○奈○何○有○
妻○子○之○別○哉○公○本○重○捐○軀○而○又○欲○謀○于○妻○子○世○間○巾○
幘○婦○人○知○大○義○者○有○幾○死○則○死○耳○毋○庸○入○也○力○尼○之○
某○不○得○入○則○呼○妻○出○告○之○妻○曰○諾○良○人○死○國○妾○願○死○
良○人○毋○庸○緩○也○某○于○是○泣○然○再○拜○曰○從○此○與○和○尚○辭○
矣○囂○囂○曰○誰○謂○而○公○偷○生○者○乃○結○三○環○於○梁○間○先○令○
某○妻○縊○次○掖○某○縊○次○囂○囂○自○縊○俱○死○家○人○葬○某○夫○婦○
於○天○關○山○陰○溝○其○旁○附○以○囂○囂○至○今○謂○之○三○義○塚○
寫○得○囂○囂○色○飛○神○舞○只○可○惜○郡○紳○不○傳○其○名○

項職方傳

項職方者其先淳安敦福人也唐清泰間遠祖紹徙
歙州仁愛鄉由紹二十三世而生國輝字慎初是為
職方國輝生叅將起漢字冲佐晚自號視菴處士國
輝父子並沉毅負氣節曉暢兵事遭時百六未竟其
用客死淮揚間國輝初為靜海尉禽劇盜李勝繼任
常德值流賊猖獗全楚震恐御史即假國輝攝龍陽
國輝至見隣縣皆以殘破則召吏民計曰賊且至走
與守孰宜衆錯愕不知所對國輝曰汝曹不見隣縣

國輝一段

總起一篇之綱

開門迎賊殺掠之慘乎衆皆泣曰唯命國輝乃籍義
勇登埤固守城困三月安堵如故以陳弘範救至圍
解量授兵部司務監盧九龍軍尋以恢復八縣進職
方主事叅楊嗣昌機務嗣昌專事招撫不設備國輝
屢爭之弗得國輝遂去而嗣昌卒敗死起漢一段起漢初從錦
衣都督俊卿鎮杏山授行營都司俊卿議築大寧故
城分東西勢歲可減戍兵數萬詔以三千人巡行其
地圖方畧起漢借往周延儒奏寢其事已從俊卿救
汴援鄧州馳驅山陝間大小十餘戰累陞行營叅將

一次不用

俊卿死起漢以書勸史可法誅鋤驕帥整兵北伐可
法不報將以米十萬航膠州餉吳三桂比至見大事
已去卽回船抵廟子灣復見可法可法喜曰子非揚
州上書人乎子前策非不正勢不行耳然嘗思子才
可用卽授圖山團練水師叅將甫有兵千六百人永
生洲患海寇起漢力禦破之初起漢嘗謂人曰左懋
第奉命求和必無濟也旣見陳南宋故事且曰人臣
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公所賣金
幣且數十萬若散給義勇山東河南之衆可一呼而

二次不用

集懋第不應徐曰子才畧殆非常人是以有膠州之
役懋第命也明亡後故人孫繼鳳李棲鳳屢辟皆不
就奉國輝居廟子灣賣藥粗給國輝死起漢流寓江
都餘二十年亦歿當嗣昌之督師也嘗與餉部張伯
昌為末段發論張本筆墨異常濃至鯨慷慨時事以為流寇所至如有默相行間密畫鬼
實妬之車箱峽之圍羣就死地矣風雷作而忽遁瑪
瑙山之戰盡十萬殲矣獻忠一人溺水底餓七日不
死圍解不數日未知所從來羣營復合非天意有在
豈真賊之能乎起漢亦曰懷宗憤行間之少效也噲

然曰不如還用我家內臣自是權閹數十分布要地

張威通賄大將束手而國事愈不可為張符驤曰天

斷作收

之欲亡人國也必先亂其聰明而厚集其毒使國輝

父子之說行明之廟社未必為墟然而嗣昌方卜之

於天智勇俱詘勢不能盡廢招撫之術以伸國輝之

至計可法方倚諸鎮與復帝室勢不能舍調劑而借

尚方至於班超傳介干之勲尤不可為懋第願之也

獨以老成持重均之無救於邦家乃遂追憾於危計

之萬一有濟而初不見試此所以不禁皮筆而三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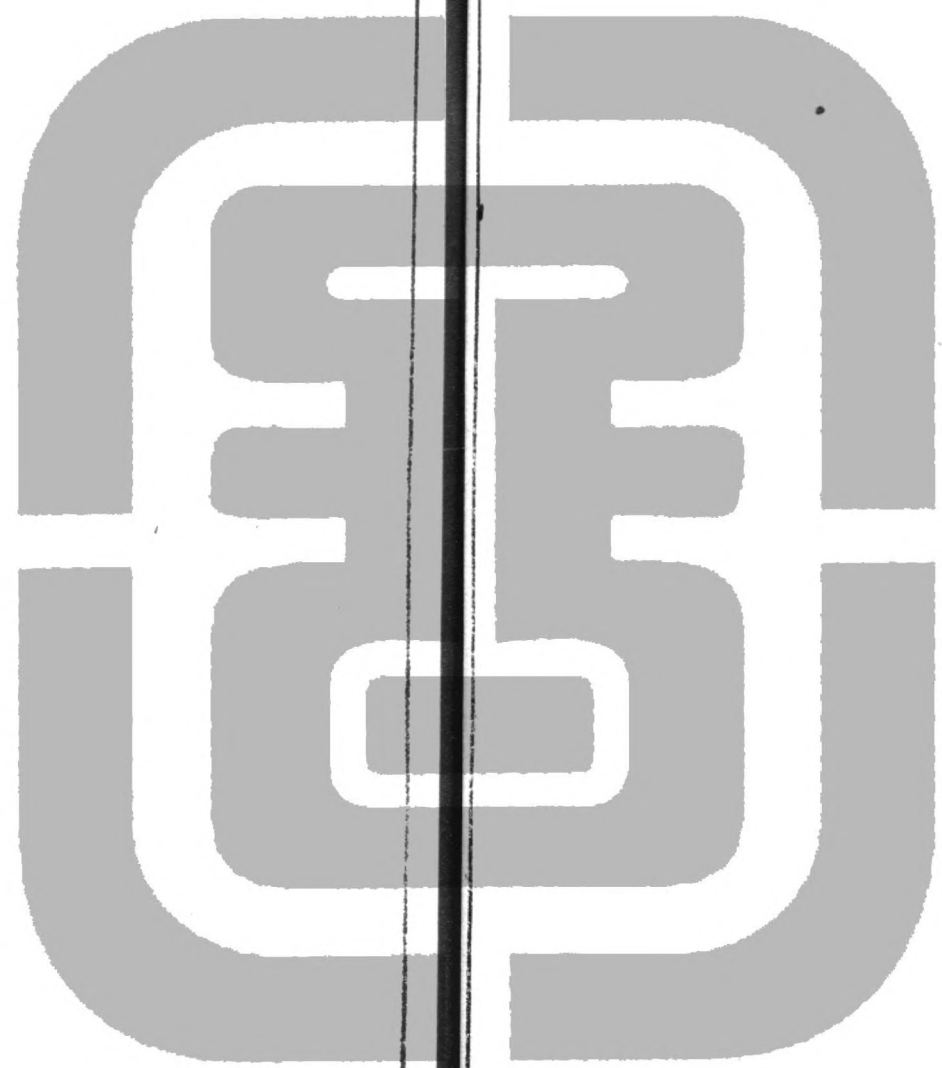
一篇○結○穴○至○語○雅○調

接入自己論

也。乃前之不媚貂璫，以求榮後，不依附交遊，以自結。
新主卒，以老大傑特之氣，卷而歸田。國輝父子可不
謂賢矣哉！起漢子超，今爲揚州府學生。

作一家傳，而劈畫時事，貫串前史，詳畧賓主，頓挫
安然，如吾良御，方可謂之立言。毛會侯

道鄰爲使，相不能禁，高傑黃潁功之爭，焉敢殺他
然三鎮實非韓岳之比，必不可恃者也。



靖逆當三桂
叛時實有隗
置之志脅制
而得封非戰
功也子為提督
剋剝兵餉松
江一軍使嬖人
賣娼求食屢
行跋扈父子
俱非良將後
史必錄誅之
狂口拔舌

張襄壯侯傳

張襄壯侯勇者字非熊咸寧人也世祖初仗劍從英王使懷輯江南得鎮將以下七百人尋從秦督孟喬芳破巨寇賀珍用散官守耀州尉與寇通夜收尉斬之疾驅搗賊巢獲其魁署右轅五年狗擁延長王朱識鈺為亂從喬芳破禽之河西平功最多拜甘肅總兵官逐昂漢諸部出金塔寺三百里在鎮七年羌無敢飲馬紅池者嘗言一人當兵而子弟親戚並冒在營名色霸佔行市民不聊生而總兵官又善漁其

戰功宜仿曹彬
例方有精采

下所以順治二三年間。屢經譟變。釀成狃亂。爲將者。惟使兵民相安。則太平可致矣。十二年。從洪承疇視師湖南。十五年。從取貴州。擊高文貴。走之。降獲義王。尋破敵于十萬溪。敵焚橋遁。乃歛馬勒爲梁。追及又大破之。遂拔雞公背寨。奄有雲南。以諸葛孔明之賢。深入不毛。瘴雨蠻烟。十餘年。始盡其擒縱之術。而勇指顧收之。殆天授也。康熙二年。玉門弗靖。詔西還。填撫之。至則增騎兵。立五營塔。素爾害。綽庫兒。讓卜刀兒。著述卓目。印哈密。海晏。闌入內地。遣王進寶。盡

殲之。定羌廟。以孫思克移鎮涼州。嘉峪下古金塔。洪

水諸險。備設防禦。羌不復入。牧然猶戀大草灘。蓋古

所稱祁連山。彼中賴以蕃息。旣失。每過必哭。卽其地

也。使請于朝。上命同兵尚書就議之。勇不可自是

覬覦。遂絕。益修可可口。請伐厄魯特。不報。十二年冬。

吳三桂以雲南叛。遠近震動。間諜訛興。天子倚爲

長城。後二年。平涼王輔臣又反。臨鞏。階。秦。蘭州皆陷。

三桂復使陳旺來說勇。勇怒斬旺。天子以爲忠。號

靖逆將軍。爵列侯。遣兵敗輔臣于蘭州。達爾加反。成

乘亂侵軼侯急還驅而出之口外復有河洮遂分兵圍蘭州與賊遇熟羊城大敗之又追至鞏昌城下連破之鞏昌及秦次第來歸冬寧夏總兵陳福爲其下所殺侯傳檄而定且薦趙良棟守之十五年春王屏藩自川出侯禦之樂門賊踞險連營爲不可勝以待侯侯同都統黑葉夾攻之三勝奪其營輔臣奪氣遂降于撫遠大將軍圖海十七年議五路收川而三桂通幣套彘要以數道入寇詔侯駐甘彈壓明年詔侯子雲翼就咨征南事宜二十二年夏入朝侯每戰必

先登討珍時中流矢久之不良于騎軍中用肩輿自隨賜沐湯泉太醫就視獨坐御前設几杖禮遇無比屢引疾乞休不從侯起家行伍不三四年卽專閩推誠宣力赤心報稱而一切奏陳從無中制天子以股肱待之偶格部議上必曰如侯言必曰毋替將軍所請故侯益得以盡其智計賊不足平西南再造有由然也明年薨于鎮遺疏舉雲翼自代上雖暫寢侯請然卒用雲翼爲將初試之閩疆更任江左四十四年同皇太子幸其軍以爲能遂命雲翼徧

不實

凡受人金幣
為文必不能
縱橫如意又
不能直行史
法二者既阻
精神已減七
分焉●傳世

治江北諸軍當侯存日、天子錄侯之勲已進少傳、
賜鐵券延封十世、卒贈少師、諡襄壯、賜葬鳳栖原、雲
翼由大理寺卿嗣為一等侯、嘗稱其先侯之言曰、武
備具而文事未修、生人之缺也、故殫精文史、著式古
堂集、為無負于先侯之教、間語予曰、子有志古人之
學、者而其辦香則在熙甫也、然熙甫恨不得當世奇
功、偉烈書之、予得傳襄壯侯、其可無恨乎、

細玩其間書法、結撰議論烟波、王山史李子德

不能及、况下此者乎、恨不使先司農見之、

周烟客

依歸草卷三

揚州張符驥良御著

雷艾陵傳

雷艾陵者、名士俊、字伯顓、世為涇陽人、轉徙揚州、母
夢星墜入懷、而生士俊、少不喜科舉之文、從江右袁

晦若知有古文之學、深造自得、因文明道而旁通當

世之務、年二十二著讀大學孟子二篇、明年著德說、

敬說、又明年著性論、顏淵論、動靜如船之在水、論其

言皆不詭于聖人、而謂欲亦原於天、舍欲不能獨為

聖人否

天聖人教人寡
欲過欲何也

明之襟頭乃登
服非運見士子
所用紗帽見
前史者多用之
何碍

理尤與紫陽相發崇禎末感憤時事作典學知人信
令飭法立賢敦牧防江凡七篇皆切中當時之病欲
獻于朝不果年饑勸縣尹設粥廠以飼餓者多所全
活袁繼成兵備揚州有母訟其前子者子不能自明
士俊攝衣冠入見繼成襪頭廷迓之士俊拜繼成亦
拜士俊從容言子實無罪繼成變色曰秀才以私干
使者耶士俊抗辭不撓子得免危法明亾與化李沛
李沂要士俊同死士俊曰死未易言也吾輩皆有親
在惟矢不仕而已其後有提督為壽士俊前願得艾

相皆
卷三

實旁通世終

明俗之善

補敘大節

以紀戰功士俊不肯新城王士禎來司李六年絕不
與通將去揚州乃見于安定書院王帽簪數花士俊

再為古文之學句寫照以

非之王面發赤崑山葉方藹治古文業以士俊為師

艾陵一生命麻所在須用洗發

士俊歿三原負賡載刻其集行世間用已意乙注徐

乾學曰此蚍蜉撼大樹也見士俊畫像必肅拜韓茨

為詩曰恨予生也晚不及弟子行其見推于士大夫

如此士俊與王巖齊名其葬也巖銘其墓且謬語其

子毅曰毋使尊府君集流于人間毅曰如公言何不

自去其籍耶巖語塞然巖文實不逮士俊甚士俊于

衣帶直卷三

二

古人未知何如其視魏禧侯方域汪琬可謂伯仲之

因艾陵

間者也晚築室湖上學者稱艾陵先生當懷宗屢科

係因○文明道而旁○通世務者故于七篇○中摘出此○

場之陋詔天下提學于每學擇一人入雍而升進之

一段相映發此○法之○巧處而明事之壞即于此○可見

又命羣僚各舉所知士俊以為有司應以誣罔雖變

法無益也祖宗科場之法有書義經義以究其明道

之業有論以窮其稽古之識有策判以探其遇劇之

才而又有誥誥表以觀其訓辭之爾雅使其果能如

此則奇偉敏達之士也而有司奉行不實輕論詔表

策而重經書又不重經而惟視書義而所收又率麻

此論大契予心
若依此實行大
者不過百人進
場者得魚龍混
雜久之必有真
才

糊剽竊至無一人略曉程朱之門戶者則有治法無

收○場

治人也如士俊亦豈非時文之士哉予所謂因文明

道而旁適當世之務者以此然亦何可多得也毅匍

匍要人之門為士俊請祠瞽宗比得請而毅亦勞矣

顧茲舉于今日竟何足為榮子竊取河南論昌黎之

意以傳士俊無使其失實焉

良御常言吾輩局量只到得昌黎位下說程說朱

徒以欺世而盜名艾陵固文人之雄因文明道而

旁適當世之務良御定不錯鑄

朱字綠

舍欲不能獨為理此即告子食色性也之說朱子於
聖賢着力處必云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與雷士俊天
淵之判作者莫輕以理學許人吾見八股不通其古
文必不通以此赫人正是自述供狀

○郭海若先生傳

先生姓郭氏諱允觀海若其字山陽縣學生少持重
跼步不苟學者皆尊事之師道尊嚴遊其門者至數
百人閩都御史子弗閑於教訓都御史弗能禁先生
以歲首謁文廟遭闖子於途衣婦人衣怒褫之予杖
二十且日闖氏子非吾徒也都御史踵門固請乃羈
縻之蓋見絕於先生之門懼鄉里終身以為貶議其
言規行矩風度凝遠者不問而知為郭公弟子也閩
中黃文煥令山陽時器先生及王元齡沃起龍起鳳

板樣辰正是
古人

一定該絕之好
果斷

兄弟文煥欲成其才，懼諸生以貧故授徒而荒已業，俾各以私干令君度，可以潤膏火，一意為捷得之術而已。三人者皆大喜，過望請托無休時。獨先生謝不欲，文煥以此益重之。隣災延燒數十家，先生親殯在堂，葬不得動，火及門，先生號泣徬徨，闔門伏棺上，欲與親骨俱燼，四圍盡熱，而先生居舍巋然獨存。令表其廬曰孝子之門。海州一老生與先生同姓，避亂攜妾僑山陽，有子八齡，而同姓病困，妾苦啼，慮無以送，死存孤同姓曰：聞此間有郭海若先生，義士也，亟請

以往，則言身後欲以累公。先生深念久之，日公所托

不敢辭，然當歸謀所以安公妾者，乃唯命耳。遂去，旦

日復往，謂同姓曰：公可以瞑矣。吾闔舍旁一室以閉

纔見深念之故

置公妾，雖盛暑不得出，吾令人穴其窗，度可饋食，兼

有一老嫗與起居，公八歲孤兒，吾教之，不令絕公讀

書種子，其區區衾殮更不足為公憂，何如同姓遂瞑

先生殯葬之，成禮迎其寡婦孤兒於家，館餼之久，不

難

厭孤兒年十八，補海州學宮弟子，於是同姓妾閉置

已十年，先生乃破戶出之，俾與俱去，且曰：吾幸不負

若翁垂絕之托。吾家貧本不足以贍。若母子顧義不
得辭耳。今若長宜自供母而歸守先人廬墓。吾又爲
若營館穀。不憂無以爲生也。同姓子與其母感泣。乃

謝去。先生老友咸翁默爲余言先生行誼卓卓可稱

筆總上四段

此條另

道多。此類予據其廉正孝友之大畧書之。又嘆近時

發有識

民間多不守踰月之制。或拘忌時日。或妄希吉壤。有
數世不葬其親者。至用鐵索懸棺旁舍。鼠穴蛛網。雨
蝕塵封。甚有慘雜兵燹。掇拾朽骨於煨燼之餘者。此
皆予目所親見。蓋久淹之禍。往往至於如此。先生獨

能以其誠孝格天。呼籲之間。至可以回祝融之怒。獨
恨未從咸翁細詢先生居喪幾時。幾蹈不測。而吾有
以知先生必非肯久淹親。匱如吾上所言也。咸翁又
言先生才高數奇。亦自信其不能順時以取榮譽。而
竟淹鬱以終老。蓋志乎古者必遺乎今。豈獨先生爲
憾事也哉。

每一涉筆必得史公之神於二千餘年之上。吾與

良御言而不厭者此也。真有味於其文者。廻翔雒

誦何能舍置。咸大咸

可以為師矣。文亦平雅有神采。

雪鴻先生傳

雪鴻先生者，姓朱氏，名顯祖，字以君，別號雪鴻。江都縣人也。其先崇仁朱源人。宋端拱時，遠祖燦分教臨江，因家焉。子孫世隸新淦。至先生高祖梯，再徙揚

州。曾祖希商，為先朝錦衣。祖道增，父朝袞，並博士弟

數言括其行事下專詳其著書

子。先生七齡失母，事後母以孝聞。友于二弟，妻死當

壯歲，至老不近婦人。兩推大賓，不就。治喪不用浮屠

垂瞑，誦顓孫君子曰終，小人曰死之言，怡然自得也。

少補諸生，有聲中順。治三年鄉試副榜，而淡于仕進。

顧錫時高攀龍了黨魁非理學也宜斥之

不以舉子業自足。乃篤志正學。屏跡三十年。著書自娛。修明考亭之學。作朱子近思錄。已又作希賢師承二錄。近思錄者。類萃朱子之言。彷彿朱子之錄。周張二程而為書也。希賢者。採顏曾以下至前明顧高諸公之言行而為編也。師承錄亦倣此。大意皆內新安而外陸王。取舍之間。斷斷如也。其自錄曰。臆言者。乃先生平日教人之言。激揚頹俗。誘進末學。切于日用。舉端竟委。其子澧聽受之。而筆之為書也。從遊者皆用以。錢木海內稱雪鴻先生云。澧廩于庠。澧喪母。亦七

齡先生撫教之。迄于成立。驤嘗以為士習汚下。人奮承修明考亭之學

私智。類非其所當為。窮鄉之中。得一先生為之都講。詎不甚善。如塾屋李顒。蘇門孫奇逢。姚江黃宗義。皆海內之所謂鳳凰景星也。三子亦皆激昂自負。以講學號召天下。而其言則已過矣。顒善人也。乃用禪學作太極圖說。奇逢是王守仁。亦不非考亭。至宗義尤為衝突。顯與朱子為敵。自以為庚戌生也。乃作庚戌集。自擬于孔子。其無忌憚如此。自是彼說橫行。猛鷲踞嚙之才。悍然敢于抑孟尊荀。而詆朱子為不識參

兩之義凡此者其禍烈于洪水猛獸爲人心殷憂未
如不講之爲愈也若先生之吐辭爲經篤信寒泉合
于蘇氏所謂循循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者而聞修砥
行于戶庭之內可不謂之有道君子矣乎

竟可作近日講學先生總論

負虞肱

取東林鉅公仍是沒見識人終疑其書○予昔客

無錫見顧高講學書乃佛老唾餘皆程朱罪人也

○ 何鐵傳

何鐵字龍若鎮江人幼從學陳太史維崧工元人詞
曲任俠負氣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使酒善罵於意所
不合雖達官貴人必以氣陵之嘗作雜齣狀顯者願
指氣使以酒肉得名士歡與名士伺候顯者之門善
事無怨備諸醜態妙盡形容善畫及秦漢金石刻常
持刀筆出遊所在醵金求之贈遺滿橐然輒隨手盡
妻不免啼饑或不願作有力者強之終不肯竟作好
昌谷詩其自作亦往往多鬼氣諸老宿皆畏其才其

僑居吾州特久予初未識鐵聞人談鐵狂怪狀甚熟

一日會飲他許見鐵議論鋒鏘咄咄逼人已又同踏

鳳山抵掌今古鐵言荆益未平時賊獻忠殺人自喜

其生日一禪將當上壽叩頭請獻忠出帳觀禮則有

兩尖山拱列左右乃割婦人乳及小步所為也獻忠

大笑浮白無算因相對憤惋至於泣下自是遂別去

不復見聞鐵從宦河南入柳縣令文署中感暴疾死

無後遠近莫不傷之其僕潤子為求賻於知交得金

五百星扶襯以歸葬京口先人墓側金費存三之一

猶以奉主婦薪米凡有功於鐵之喪者數人而潤子

之勤勞盡忠於所事有讀書明義理者所不及予讀

近思錄至謝師宰從明道先生假僕掘桑白皮而曰

以公所使人不欺竊嘆聖賢誠已格物之效畧見於

此鐵喜怒乖方鞭笞無節其恩澤之入於僕御者淺

矣一朝客死家無丁男一在下有鰥往返走三千里

使鐵得正首丘又能不私一錢俾寡婦有貲以生養

所謂奴愛才如蕭穎士也然非鐵之賢亦何以致此

鐵或名金雨別號忍冬子云

良御與龍若交疎而出手爲龍若立傳此古人之
義也良御自云凡吾傳誌不緣諛墓金而有作又
多得之間見之真黃文字詳明精采有太史公氣
息豈不然哉 李此舉

狂恠人正是巧於鈎取奇名陰用奇字籠致厚
利不可被他賄

○慕正子傳

慕正子者姓李氏名自斐字文饒其先新田人十世
祖顯宗轉徙流口世有隱德父日啓字我正服賈泰
興之黃橋終焉自斐因自號慕正子慕正子雖遊于
質人乎其生平孝友立身大節頗無作慕正子年十
韓云綱
黃橋起
一段孝

二卽從日啓客黃橋母葉氏獨持家慕正子心顧不
忍則請于日啓與母俱出居頃之揚州亂慕正子則
奉母還流口又三年徽州亂慕正子復奉母來黃橋
卽流離于舍未嘗廢禮而徽俗無土可耕男子常操
李、云、數、語、截、寫、李、母、而、新、安、賈、

奇人、清、事、亦、畧、盡、百、作、中、帶、開、是、史、記、遺、法、羸走四方遂什一之利婦人守廬墓重去其鄉慕

正子之母坐是不得久留而日啓卒不幸客死其後

徽又被兵慕正子又以母來母未幾亦死慕正子乃

歔歔流涕曰嗟乎天乎使我二人俱不幸而以黃橋

為歸乎且謂其子菁曰此大事也吾不强諸弟分其

勞亦不必我一人專其費聽之而已然慕正子卒為

其親行營黃窳梅樹塢之陽以葬諸弟當分責慕正

子獨任之季弟自頤更欲私其婦家于寧海慕正子

又拮据應之不傷其意及自頤死為之繼絕慰安孀

婦方慕正子之從自頤于寧海也母在家遘疾且不

起慕正子妻謝氏自頤妻汪氏相向悲泣不知所以

為救乃各私以意剜股和羹進母母幸瘡人益以是

賢慕正子及黃窳之葬術者或言不利慕正子慕正

子曰墓者藏也惟先人體魄是賴吾何求哉且福及

諸弟如我受也又何憂明年慕正子竟病卒

慕正子之事看來似易為之正難良御子之文看

來亦易為之又難韓遜之

古淡之筆于太僕為近然非淺人所知李北岳

妙在疑信之間

此等處言○行皆可不朽

遙接

婦、人、之、孝、俗、手、過、為、張、皇、却、轉、不、中、理、

敘、得、妙、方、是、

忽、轉、為、兩、孝、婦、有、生、色、而、不、脫、主、位、有、法、

孝帶入友

黃橋結

收、法、即、渡、法、

一段友

不信堪與者聞之可以興深信堪與者讀之可以勸
若得好地永不死人又勝求仙矣人只該孝友壽命
長短自當聽天不該恣地

○ 陸游祉傳

陸游祉名燕喜、泰州如皋人。考淳之、母章氏。生而穎異，里中稱神童。年十四，補學宮弟子。其先試于縣，縣令李君奇其文，拔冠童子軍。與故所善老儒吳世標，皆不次遇。知世標有女，曰霽彩，嘗讀書通大意。與燕喜為學，不問生產家故。乏霽彩嘗讀書通大意。與燕喜為閨中友，而長于持家。以故燕喜得一意治進士業。在學宮五十五年，與累歲賓興，連輒斥而志不挫。沒之歲，新縣令循例季課燕喜，猶持筆硯旅而入。與新進

伍其聲未寂舐墨撚髭揣摩為制舉之文忽感疾扶掖以出既
 出病少間而卒不幸死時康熙三十三年九月日也
 艱于嗣博士為文弔之稱燕喜好行其德不宜無後
 死之日諸從子爭立霽彩意有所立其不得立者遂
 齟齬霽彩于官霽彩披麻歷階抗首而爭官為感動
 竟是霽彩所立越明年三月而球枝生補敘球枝未生而
 孤霽彩故產子多不祿有女解聲律字明經高深得
 燕喜歡比戶而居燕喜病女侍湯藥無間而霽彩以
 夫嗣未生為憂嘗飭姬以進一索而得球枝燕喜死

球枝已孕百餘日矣博士聞之乃躍然曰吾固信燕
是游祖傳喜之有後也張子曰余忝與深友深言其內人每念
 其先公老諸生而寡母持家輒嗚咽頓國家懸制科
公○喜○母○以奔走天下士顧所收常不稱而老師宿儒有醫噓
 以死欲無悲得乎身既不泰僅有孤孽以一寡婦人
又○一○應搯拄其間幸無覆祀功至高然亦危矣此亦予之所
 以愴然而有感也烟波渺然

前用直敘後用倒敘用筆變動不居要其刻劃入
 神處純得蠶室神技也朱字綠

句句凌空

繆湘芷

科舉之制不知何善延數百年不變棘闈中連蹇鬱悶老死而不傳如陸游社者凡幾也讀良御贊能無齋谷涕洟

沈躬思

○○韓節婦向烈女傳

韓節婦者姓劉氏泰州海安鎮人韓鵠妻明弘治中

鵠病且死謂其父暄曰日者嘗言鵠當有庶弟大吾

宗大人志之暄聽其言乃置側室踰年生子輪側產

死暄亦下世嫡憂甚不知所為婦泣語其姑曰有未

云寫○出擔當

亾人在何處韓宗之不祀乎乃壹意鞠輪婦時甫二

十未有所出試乳輪即得乳輪孺慕婦比長忘所自

生或為般樂遊聞婦召即歸畏嫂氏如嚴君也姑既

以色養終為輪成室生五子韓宗以大嘉靖末卒享

四○字○判

年八十有四同時有向烈女者名隆亦海安人父穗

自女幼時以許里人子朱舜舜長病死女聞之悲欲

以身殉未得間越三日將葬穗炙雞往奠女欲與俱

即不可寫、出、激、烈、則謬為欲食飲給其母出采薇為羹母不疑

乘間拒戶自經時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壬寅也年十

有六歲盛夏浹旬貧無以為斂棺薄甚有縫微見其

衣庭無遺臭義士陸侃為之槨更三日乙巳隣災延

燒及門忽反風滅火觀者感動父母不違其志與舜

合封于里東康御史來濬新河將不利女墓女示之

夢御史竟迂道去且為詩弔之再拜墓下張子曰歷

選古之婦人其以節顯者所在多有○確○然○前○異哉昌黎之見

鞠于其嫂也輪豈其苗裔耶然劉之所成視鄭為尤

奇鄭自有子比其喪也文公為服期以報劉以孤嫠

卵翼其庶叔其後以蕃者七世而輪不為劉置後此

何心乎向行雖遇中然亦海隅所難終明之世傳此

兩賢嗚呼尚已

就海安論海安以韓向合傳亦有義也序論詳明

精采起龍門而操觚不過如是吳葵再

序事簡潔贊光唱嘆有神
十一日

用筆甚覈此字之妙人多不解凡無浮思纖語繞其毫端讀之凜不可犯確乎有擬比日覈之妙也

○○范袁二節婦傳

節婦叢氏秦州如臯縣人范源妻幼端靜有儀範其

大父教之列女傳及古來節孝事輒成誦能曉大意

叩之胸中居然掌故也然婦每語人曰女子不以文

字重當求之躬行云嘉靖間嫁源生希曾甫十歲源

段節

病卒婦稱未亡人益以禮自持常盛夏不御絺綌病

其兒體不納涼暮則扇門而坐源生時病渴婦浮瓜

及死婦遂終身不忍食瓜比老常有無聲之泣源兄

弟三人父錯秉家政凡讌會及喪祭諸大事必命仲

段孝

婦率先以婦務承舅姑意不惜費也。錯常構居室者三而華其一。婦知華者將以遺少子。卽竭所有以資其費。不少恡。下逮娣姒無所不得其歡。希曾後爲全茗州倅。共後五十餘年。而泰州有節婦繆氏。

節婦繆氏者。郡人袁雲翽妻。諸生璐母也。崇禎十一年冬。璐祖考不十日皆暴疾死。而姑又病困。婦割股肉療之。後半年亦歿。婦搏顙慟不欲生。然行自計曰。吾死誰視此藐孤者。時璐方三齡。而璐有叔尤少。婦均憐之。卽乳兩兒。不私已子。曰袁氏兩世惟此而已。

宗人多謀不利。璐者璐少長。出就外傳。或擠之厠下。婦聞之。惟飲泣。其後璐益長。入庠序。有聲。而璐叔亦壯娶妻孔氏。未幾叔以癆瘵死。孔氏早孀無子。好而重生。產不改嫁。欲與婦異居。婦不忍奪。竟半產給之。宗人又嗾孔誣璐於官。知州事嚴愈貪墨。事幸寢。而家道遂落。終孔之世。婦不得貼席。少失權。卽排闥入矣。

張子曰。余從兩家後人游。因悉兩母行事。語曰。姪取箕箒立而諄語。異哉。范母之養志乎。袁母密邇娣。

譬諸同器薰蕕共見異矣哉士君子習與不善人居○去○也○母○未○句○打○轉○捨○大○意○末○比○兩○邊○是○何○筆○情○欲矚然無譏難矣乃如兩母之清風亮節豈非明於大較耶

多少一字不得可謂峻潔之至贊更味在聲外居

然史公沈躬思

煨列之錢不可增減

○龔項二節婦傳

一段龔婦節婦王氏者江寧龔翰母也翰父元美崇禎初娶婦一筆包多少曲

八月而從其親長史于蜀遂不反歿狀不可知元美

去三月而翰生婦依父指揮以居或諷之改嫁不聽

指揮亦憐之翰始能言入婦懷求乳婦治女紅無間

則誘翰曰吾教若詩翰應口成誦自是遂通四聲嘗

泣語翰曰無父之子當思自立即不慎而身名皆喪

我為無賴矣翰以是發憤績學為高才生始有廩米

之養未餼前二十載皆食女紅之力也指揮歿同產襯敘法

者遠宦婦力養其母十餘年海上之困家無宿儲猶分瓶粟以活諸妹翰積年分入雍未得一儒官奉母而婦沒齒無怨言婦年二十歸元美婺居六十年而德結同室者僅八閱月一段項婦家用聯絡法時歛有節婦吳氏者少翰母十歲夫曰項德輔遭明末兵亂傷歿婦年二十有三其孤志發亦三歲耳宗人利寡婦貧盡攫之婦守志不移已而歛又亂盜白晝至無所掠則牽志發行婦急闖然從竈下出奪志發盜手且泣且愬曰吾今日母子畢命矣盜盡脫兒衣佩委兒去兒赤身啼婦手掬松史、公、序、事、法

毛覆兒毛刺兒赤身兒益啼婦更取筠籠籠兒益覆以松毛歛大饑斗米七百錢母子無所得婦日為人縫紉易米飼志發而身與二女屢噉豆不足益以糠粃數月乃復故食方極困時或勸婦以二女出養他人一意衣食志發使成立婦泣謝曰女子賤然先人遺體不有教焉婚嫁失所誰之罪也卒困苦教育之用總束並有立焉康熙三十一年沒壽七十張子曰異哉二婦之操也自明失其政乃使天下多盜賊兵戎之禍彼歿者則既已矣並○不○粘○二○婦○妙○而為二婦類者為可悲也如其

所至豈負人六尺之孤者哉卒同受大年于天彼固有所嗇也

惜墨如金一字不肯浪下關目神氣純得之龍門

楊希洛

如馬遠画松寸、瘦勁。松毛筠籠寫亂世入骨

此史公瑣屑生姿法

陳烈婦傳

婦陳氏吳江沙溪人諸生張士柏妻也父俊母呂氏

娠十一月而生婦未生前九月啼母腹中六歲甫能

言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十九歸柏二十二柏亡又

二歲婦以烈自剄死崇禎九年四月初二日也先是

婦初寡俊欲奪其志則不可其姒趙氏疾婦與夫士

松陰謀去之乙亥十二月朔陰受富人徐洪金而使

庖嫗侍婦起居夜三鼓嫗開戶延洪婦猝不得脫趙

取青衣蒙其首洪奴遽拽之去婦哭誓不絕聲振隣

一夜如何得目
全徐雲處何
以奪得回此處
不中明令人生
疑

章日灼會做
時文而做官如
此從今永作
其作已

屋日日夫族適徐雲者以婦歸俊乃訟諸惡於縣始
洪欲買婦為妾懼不從乃與松計陽令傭奴程與婦
偶冀婦憎奴乃可撫而有之即事變有奴在無與已
事婦既出洪猶書一紙畀婦與奴離異時知縣章日
灼貪而信讒洪以利啗吳紳主允貞李江多口鑠金
誣婦已與奴相安而雲構之使貳于奴日灼果杖雲
而責俊財婦不平以言侵日灼灼喝行刑指合不即
開隸虐其腕盡腫婦欲自刎灼又令隸共持之繫婦
手寘諸獄久之始釋會巡按御史路振飛按部華亭

婦匍匐訟寃振飛難之婦即引刀斷喉以死尸昇置
迎賓館外不及屏會給事許譽卿來謁振飛出逐之
主賓距一門未及揖譽卿見婦尸即整衣冠再拜顧
振飛曰公亦當拜振飛不得已亦拜猶以日灼故止
罪松一人譽卿爭之曰使國家得烈婦數輩何事不
可為又何患小人內亂而狄外訐也今獻者必以
曖昧不明之一夕疑婦不得為烈使貞烈之氣百折
不伸不知世無死節之淫婦彼其憤不顧身志亦足
以暴于天下矣幽魂沉痛墨吏橫行流聞輦轂亦非

禮書乃報居
省文、人、刻之
傷雅

公計之得也。日烝于是被論去官死。而婦得旌。洪黨
悉收治如法。姬子阿虎死于雷時。松守方岳貢猶惑
于日烝曰。婦三宿徐氏。何以云烈。諸生顧貫生曰。如
一、語、傳公言蘇武在匈奴十九年。亦不得為忠矣。守語塞。初
婦在繫時。洪黨百計脅之。婦欲死不能。將見振飛。取
中外衣密縫之。自誓必死。將殮。觀者環而泣。禮書董
其昌為之肖像。題其端曰。赤侯王圯譽卿視含殮恐
傷死者意。不沐浴。不更服。覆新衣其上而已。眾醵錢
為槨歸葬。支劖之側。先是代洪賂日烝者一人。造言

鰥婦者又一人。皆吳江孝廉。漏其名。婦族父季襄亦
孝廉也。受洪金亦心動。華亭人為詩文弔婦者千數。
襄悉寢之。沈正宗極憤歎。形之書。傳其不避嫌怨。指
劃詳明。與歸有光書張貞女事略同。而文不逮。初士
柏且死。婦泣與訣曰。吾其為皇甫氏乎。皇甫者。婦伯
母。早孀守義。迫于舅姑。自經。婦殺身成仁。卒能不食。
其言如皇甫氏。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四月。距婦死七
十二年矣。符驤客華亭。汪氏翻舊帙。盡得其實。乃牽
連書之母。使烈婦無傳焉。

不但烈婦正氣凜然，竝給事亦生氣如對。回想七
十二年前，如龍如鬼情狀，真一一在目。立言之功，
豈淺鮮哉。宮如岡

嬾人所重者身，既到徐家，如何免辱徐雲？是徐洪何
人，何以近婦？又送還此處，閤目喫緊，如何不細說？
明震川叙張貞女被殺縛者打者，歷歷如見。海房奈
何，忽之。

依歸草卷四

揚州張符驥良御著

○海烈婦傳

烈婦海氏，徐州人。陳有量妻。康熙初，徐饑，婦從有量
就食江南，流寓常州。酒家楊二見婦，心動，謬與
有量歡，有量窮途，得二周旋，喜過望。時時從二貸銖
兩，二乘間挑婦，婦正色拒之，欲歸。徐無貨也，接落無痕會運船
巖河下，二狎其豪林顯瑞者，性淫，二教顯瑞以會計，
召有量，有量果喜得金，又于歸計，便即携婦入船，顯

瑞使有量之張渚市纜未幾又使往京口市木婦語
有量曰君主會計奈何數數爲人使且船公無善意
吾前日忍饑待君君今不知止饑可復忍乎乃買爨
具自隨肩戶獨處顯瑞間使懷金啗婦婦擲金奮擊
言者目幾眇抵暮顯瑞穴艙入婦取爨具烙其首顯
瑞負痛回尋與二嫗俱至強犯之婦大呼殺人罵益
厲隣船譁詰得免婦忿見陵哭不絕頃之自經歿顯
瑞則使其屬藍九廷遮道殺有量九廷修郟告官出
婦尸于第三艙米中衣內外紉固甚不可解官爲斂

何包却多也

容肖婦祀之有量尋返不之悔也奉祠無狀常人逐
回徐州張符驤曰婦之歿也有量陷之也然婦之所
知者其所當爲而已假令縫紉少疎卽有白璧之操
亦何以自脫于強暴婦蓋得全于素定也捕顯瑞者
經歷繆明顯瑞陰行賂明日吾雖小官義不受賄獄
具顯瑞律斬衆共毆二斃之

傳烈婦者三家王巖築夫周箕青士周啓雋澹木
看來都不成文理澹木不知九廷以私怨告顯瑞
而稱爲義俠又言婦跪謝二嫗尤誤青士具獄詞

太費、築夫瑣瑣道白金、可厭。又言婦厲叱楊二、旣厲叱、則有量、宜與二絕矣。後何以又信其所給、而就顯瑞乎。且九廷私怨、何必費辭。海氏一流離乞食婦人、豈有胡天胡帝、而諸家特言其美艾來常踪跡、亦何足深言。予于此頗有斟酌、題不曰陳烈婦、而曰海烈婦、與熙甫書張貞女事同意、皆欲絕之于夫家也。

匠意盡于自記、予尤愛衣內外紉固甚、不可解一句、不寫于顯瑞侵陵之時、而寫于九廷出口之後。

得子長錯綜序事之妙

唐赤子

有此文是流小說之穢、今廁在常州府南關西岸予丁巳曾謁拜辛卯重過尚未圮也

徐烈婦傳

烈婦朱氏永康侯徐錫胤夫人也年十七寡無子屏

絕鉛華坐臥一小樓讀書通大義兼工書法能鼓琴

每月夜侍太夫人撫絃一弄商音激楚聞者欲泣甲

中三月十九日李寇陷都城保姆白夫人請辟去夫

人歎曰吾命婦也國破家亾速死爲幸吾焉辟姆曰

夫人不辟卽死如太夫人何太夫人曰吾婦且弗辟

吾焉辟於是夫人奉廟主列堂上積薪堂下取命服

漬油服之太夫人北向坐夫人西向坐命舉火須臾

火發烟焰蔽庭太夫人倉皇欲起夫人牽太夫人衣
三字如河出口
曰幸毋起引坐逼火而歿先是夫人有婢四並聰慧

夫人絕愛之教之鼓琴將火揮之去四人泣曰夫人

死婢子其焉往乃爭投火中若有物舉一婢出之烈

焰之外獨不死亂定其事傳都下張子曰甲申之變

周皇后從思帝殉社稷後宮嬪御視死如歸一時節

烈之盛前代所未有也自寇難以來女子慷慨自裁

者所在多有而永康夫人為尤烈焉嗚呼朝廷風化

之原豈不信夫
有才執而甘心一死更為可貴



○○江節婦傳

婦魏氏泰州海安鎮人江一鵬妻性剛急鵬在日卽

與諸叔不相能鵬死時婦年二十有六一兒子子二

女子子皆幼婦稱未亡人諸叔皆不欲諸叔或磨豆

爲腐兒幼無所知倚豆箱碎其腐叔恚謬握畫腐刀

擬兒頸如屠豕狀兒則怖死婦以是欲與叔同命姑

尼之不得行而仇叔益深諸叔患婦之逼也欲奪其

志度不可僉謀強劫之一夕婦之戶外抱薪草間出

多人遽拽之升車婦大聲疾呼途遇強有力者奪歸

忽揮教長女殉
難分外助色如
橫雲、斷山、泣
淚看他起處落
處仍是、一線、石
則犯凌、犯、洞、塞
之、病、年、大、累、
已、頑、化

於徐貞貞婦次女婿也。婦長女為黃氏婦乙酉夏

續純得之。古人

王師下江南遂畧定海上黃使其室人盡匿牀下而

自伏浴盤中兵牽黃出殺之黃母憐其子則從牀下

奔號出兵並殺黃母黃氏婦亟呼其二姑曰有死不

可辱遂投管家池黃氏婦及其一姑皆溺死一姑及

其婢獨浮過池北不及於難婦常以孤兒既怖死而

長女復死於兵諸叔眈眈無家可歸至是遂依貞不

反而諸叔用秀才徐元吉謀許為置後必反江氏婦

不可元吉謬語陸封翁九棘翁長者為言於貞而歸

之是夕諸叔復劫以與袁氏婦自斃其面血濡縷出

且哭且詈而狂且無人理縛婦於牀欲強犯之婦憤

嚙其肉其人悲則用大挺亟撻之婦誓死不從其人

知已不可誰何則仍以歸於江諸叔子或反賂袁使

挾去婦於是不食三四日矣垂死元吉乃謀廢婦為

尼婦亦苟免強暴既得脫不肯斷髮乃使貞為理諸

叔於官官悉逮治之元吉猶揚揚訟庭毀婦剛急不

宜其家同知孫君曉之曰非剛腸人何以烈烈轟轟

做一場耶如生言且瀾倒矣元吉媿屈貞迎養之終

其身沒年八十有六。蓋既死而乃歸江氏之先壠。與一鵬同穴焉。張子曰：予讀吳野人李家孃詩，所謂腥

悲憤之氣從筆頭蹀而出。

刀入筋，紅顏隨走者，亡國之禍流於女子，其可悲也。

夫而一二抗志於羣兒之中，蹈白刃而不悔者，軍興

以來，所在多有。予悉欲序次其事，而未之或遑也。節

婦之兩行多露，與其女之被兵禍者，何以異而卒皆

為完人，嗚呼，豈不偉歟。

規摹史公好骨理排場字法，何一不肖。沈驪珠

讀之使人不樂然又敬其為人。

○韓烈婦傳

烈婦郭氏，涇陽處士郭瑾女也。幼讀書，識大義。及笄

歸同邑韓重琬，甚宜其舅姑。重琬弱冠，以端方稱。三

原負賡載，長者也。見而愛之，乃以楚中齏務屬焉。重

琬精心計，善幹辦，無秋毫私。康熙甲子，重琬以勞致

疾，明年病劇，乃屬烈婦曰：我且死，子年少，又無出慎

無徒自苦。烈婦艷然曰：惡是何言哉！禮婦人從一而

終，君即不諱，妾有相從地下耳。奈何以非禮言污吾

耳乎！自是侍湯藥，晝夜不交睫者兩歲。又明年，重琬

其聲未寂。

卒婦悲泣不食三日諸娣勸之食則曰○語○貫○神○明○吾已早許夫

子矣其舅姑且泣且慰之終不肯食日兩大人膝下

幸有人婦無子○二○語○絕○悲○雷何益左右或強食之乃對曰諸人

幸愛我何不令我良死乃者欲非命我耶左右乃不

敢言既○如○畫○不食七日猶循牆走拜舅姑前為訣更三日

竟死張子曰韓氏婦可謂不食其言者矣士大夫平

居談忠義及臨大節往往弗克踐無他利害怵於中

而區區然諾不足顧也郭氏一許良人遂決志餓死

雖古之烈士夫何以加焉

古人文字所以傳者如好梨園演琵琶還他一副

真眼淚作家摹寫得其神正不必讓龍門孤行千

古也費尊治

從容就死校江海二婦為幸

蘇傳華初詞嚴固是近代名手較太僕色蒼味

淡精爽而欵還欠許多火候自注八年香老

崔節婦傳

婦楊氏故雲南兵備僉事崔之四之小妻也僉事兩兄皆不得其死夫人韓大懼僉事之不時有男爲聘婦以歸婦江都人也年十六歸崔顧長韓反一歲已僉事更納如夫人者三爲張爲郭爲周周者崔之僕韓以不得韓命強隨僉事之官幽於別室者數歲張柔媚善迎韓夫人意獨婦老成持重不爲韓所憎亦不爲僉事所愛幸僉事嘗以一言之怒以弓弦賜之

文不古

死韓使其女行泣請活之諸姬皆宜子然率早殤婦抱衾裯十數年竟不得一索而僉事卒以無後僉事仕滇南卒於官韓亦相繼死僉事故豪侈每家食時夜則列女伶數十輩於庭簫管具陳歌舞達旦諸姬列坐次第傳觴僉事頽然自放指揮任意率以爲常及僉事死而繁華銷歇樓閣蒼涼諸姬真有白髮宮人之歎矣婦則與三人者剃髮披緇家修以老晨鐘暮鼓風雨漂搖昔日朱門今爲梵宇浮生如夢樂事全非周最先死而郭與張更立門戶互相譟詆婦獨不授一徒依張卒歲淡然無求張亦事之如母禮遇無替旣死張爲龕殮之瘞而不焚張子曰以予所聞崔氏四姬主死不嫁以釋自全其志向誠高調故微賤不足數也張郭感恩地下守困不渝不能淡然於名利之場若婦之與物無競有大過人者韓爲德不卒僉事廣羅媵妾卒以無後悲夫

傳楊氏而並及諸姬美惡各不相掩是良史筆法寫一時盛衰之感尤凄然欲絕

楊淇益

○○劉烈婦傳

婦朱氏通州人劉弘基妻僑居海安姑早死婦事舅

極孝謹蚤夜伺寒溫食飲無違孺慕之誠睟於顏面

先人稱司馬溫公善事其兄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

兒婦之於其舅亦猶是也近世婦人多不肯出身事

舅別男女之嫌溫清之禮闕如婦聞甚不然之弘基

病瘵婦別室而居弘基嘗中夜過婦所婦宛轉固謝

之弘基嘗為人言如此及弘基病且死乃語婦曰我

旦暮人耳子年少宜自為計婦悲憤泣下曰君如不

八○字○斬○截○

起。我。不。獨。生。弘。基。目。瞋。婦。卽。自。經。時。康。熙。十。二。年。九。

月。十。九。日。也。婦。既。死。弘。基。復。甦。問。其。婦。知。既。縊。死。矣。

乃。笑。曰。彼。謂。我。疑。之。遽。至。於。此。我。卽。死。不。患。無。聞。於。

後。世。越。一。日。復。絕。有。子。士。聰。甫。二。齡。後。婦。二。十。年。亦。

病。瘵。天。未。娶。無。後。女。歸。湯。麟。或。曰。婦。所。居。故。向。烈。女。

處。所。也。地。之。鍾。靈。其。或。然。歟。張。子。曰。湯。麟。之。父。祖。舊。

為。吾。家。比。鄰。麟。嫡。母。蘇。能。不。嫉。妬。以。逮。其。下。以。有。麟。

兄。弟。也。麟。長。娶。婦。乃。知。其。為。崇。川。劉。烈。婦。之。遺。愛。嗚。

呼。豈。不。賢。哉。

敘。事。詳。人。所。畧。真。可。不。朽。贊。言。止。而。意。不。盡。其。辨。

香。端。得。之。六。一。郭。山。題。

有。子。而。死。須。夫。解。之。此。閱。目。不。可。少。

○○蔡孝女傳

蔡氏女蕙、秦州人。父孕琦，母王氏。女兄弟五人，而蕙爲之長。生有至性，不妄言笑。知服勞奉侍，承父母歡。凡女誡、女孝經等書，自其少時已講習，能見大意。旣長，許字監生繆濟，未出閤。會孕琦被吏議當棄市，蕙卽絕嗜味，屏服飾玩好，夜不解衣而寢。晨夕必焚香，籲天爲父請命。如是者四年不改。嚴寒大雪中，風四入，烏烏蕙不設爐火，寢苦枕塊，自如婢。猶以爲喜涼也。悲夫！濟度孕琦不可活，欲完婚媾，迎蕙歸。蕙揮涕

簡括

涉筆成趣

謝媒氏曰父亡與亡曷忍言其他已巳春上復幸
江南蕙草狀匍匐訟寃上曰是女子也而爲父乞
命嗟嘆久之有司希上意以爲緹縈復生也孕琦
自此得平反蕙歸許未一年病卒張子曰方孕琦之
被收也人或以爲當死由是言也是父受誅子復讐
不可也雖然自有書契以來女子爲父上書者於蕙
僅再覩焉只贊其孝可不謂孝歟既論次孝女行事復詳蔡氏
本末然後知人之積怒深怨於蔡氏有自來矣而如
句是根展起後半段議論孕琦猶未爲其甚者也嘗記緹縈書畧曰妾父爲吏

齊中皆稱其廉平文帝爲之原死余心竊疑之使緹
縈不上書以文帝之世而竟有枉死之廉吏是忠臣
孝子兩餘憾也使淳如意罪當死而文帝以緹縈故
出之是天倫與國法不兩全也凡有國家者皆以孝
子代不絕生爲美布之方策猶以爲榮顧使有司不
能無不寃之獄而待其人自理之與有司所持之獄
既平而爲孝於其親者特原之均非所語於先王之
制也因傳蔡女事附論於此

傳最簡盡一贊尤有發明徐魯齋

父雖有辜女自當孝救之是也

○○王烈女傳

秦州安豐塲人王北望女潔先民心齋苗裔也家貧恃女紡績爲生常苦不給媒因言於北望某室溫飽卽女歸不至爲阿翁憂北望輒報可久之乃知所許者爲諸王故家人子甚悔無及女恚曰人各有偶吾家貧宜爲貧家婦何有過聽媒氏言而以求溫飽故重辱我以必死自誓家人守之嚴不得死康熙三十一年冬民間訛言欲采宮人天地網緼所許者且以婚期來女私問其弟曰門外水能溺人乎弟幼無所

如話

知乃實告之曰水淺惟某處河滿則不復生也抵夕
女故作歡容北望婦以女且喜不深疑女乘間縫衣
裳甚固自投河而死如弟所指水深處張子曰予讀
史至平陽公主事而悲之當武帝之世漢家豈少一
純○是○真○液○凝○結○賢列侯而區區傾倒於前日之騎奴及其死也猶合
冢象廬山書之方策何其羞也王女之皎然不降其
志不亦偉哉女子不可從身又不可再適人死之是也

論贊如五代史之學史記而氣加道逸出手在六
一翁之上郭于宮

○○吳蘭初傳

書法

吳蘭初者姓孫氏名芳蓀嶰谷先生中婦也賢甚以

字行嶰谷稱曰婦繼室嶰谷一段雲彩時年十六安詳而有秀

質先後十四年奉老夫涪灑唯謹口體與志兼養老

夫晚景實嘉賴之性和柔能容其姊不聞勃谿聲與

雲彩相莊無間言雲彩前室遺子殤盡心湯藥女出

閣豐其奩資為後母加恩前子女如是母嫠居問遺

不絕與其單氏妹毛裏綢繆夫家與母家交賢之庶

乎無非無儀無父母詒罹者康熙二十六年春暴卒

婿姓吳孫男
與伯兄姓
吳各標明
為是

存
之
修
之
味
乃
任

年止三十老夫年八十矣震來虩虩其恐稱觴乃鳴咽為狀垂示幼孫閻鏞庶幾他日成立知其母之賢

如此其兄公奎光亦曰吾父老養子弟婦聞弟婦之

言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有子而不養其親烏乎有

其子有婦而不養其翁烏乎有其婦必敬必戒視無

形聽無聲父甚安之逮於庶母吾與庶弟皆自媿不

如也垂瞑猶以不獲終養為恨且曰舍白日之昭昭

就長夜之冥冥吾何罪而至此吾存日不為小孀所

喜唾面自乾今所遺無母之子尚其卵翼之則九泉

之下其又敢忘報嘗謂吾弟曰夫之道在敬身以裨

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又曰吾生所見富貴

之家妻陵其夫婦虐其姑娣姒之間小加大強食弱

比比而是昔賢謂嫁女勝吾家娶婦不及吾家旨哉

言乎吾有子女必以齊大非耦為戒嗚呼弟婦惟短

于年耳如生而令人飲恨與死而令人悲思其賢不

肖之相去何如乎海陵張子道出白蒲距婦死十有

三年矣于是閻鏞介其從兄棧苑來請曰閻鏞其忍

使先妣之無傳惟先大父先世父之成言具在先生

收、合
全光一段此段為前段注庶

篇之、眼

賢、字、一

一、句、收

其哀憐之張子曰嶰谷先生賢者也奎光又賢也其
言婦之賢并如是而奎光自以為孝不若婦信哉善
孚于閨門誠有不能掩者由君子觀之亦非異人事
也而隱者形之則矚然有述焉乃閭鋪知以言顯其
親蘭紉有子哉

看來亦有何奇如大匠為巨室易見其規模而不

識其巧皆抱雪

叠述衆言有夏雲奇峯之意朱字綠

後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悟出

